

中日关系史研究成果

光明学林文丛①

Renwu Wanglai Yu Dongya Jiaoliu

人物往来与 东亚交流

■ 王勇◎主编

光明日报出版社

人物往来与 东亚交流

王勇◎主编

光明日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人物往来与东亚交流/王勇主编. —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
2010.5

(光明学林文丛第1辑)

ISBN 978-7-80206-940-4

I. ①人… II. ①王… III. ①文化交流—东亚—文集
IV. ①G131.05-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091492号

人物往来与东亚交流

作 者: 王 勇 主编

责任编辑: 刘 彬 郭玖君

封面设计: 中联华文

出版发行: 光明日报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崇文区珠市口东大街5号,100062

电 话: 010-67078241

法律顾问: 北京市华沛德律师事务所张永福律师

印 刷: 北京天正元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710×1000毫米 1/16

字数: 460千字

印张: 25.5

版次: 2010年5月第1版

印次: 2010年5月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80206-940-4

总定价: 300.00元(本册:38.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目 录

CONTENTS

第一编 历史足迹	1
第一章 遣唐使时期的中日混血儿	王 勇 3
第二章 中国移民与艺人称谓	
——以“外郎”“郭秃”“散乐”为例	山口建治 15
第三章 一山一宁出使日本经过及其影响	郝祥满 24
第四章 罗森与中日文化交流	王晓秋 37
第五章 吴朗西和饭森正芳	
——近代中日知识分子交流一例	吴念圣 44
第六章 倭王名管窥	王 丽 58
 第二编 视觉冲击.....	 69
第七章 漂洋过海的李白形象	
——从中国到日本	柴田就平 71
第八章 江户时代漂抵日本的清人图像	松浦章 92
第九章 东传日本的中国禅僧绘画	
——以永井重良的顶相画为中心	中谷伸生 108
第十章 长崎中国佛像师与唐样十八罗汉雕像	
——以万福寺为例	桑野梓 122
 第三编 知识互动	 145
第十一章 唐宋诗人的“日本想象”	叶国良 147

第十二章	王国维与日本京都学派的学术互动	修 斌、陈琳琳	157
第十三章	中村敬宇与清末的官僚文人	薄培林	174
第十四章	仓石武四郎的现代汉语教育观 ——以其汉语发音标记法的方针变化为例	陈 赞	197
第十五章	日本官立高校留学生教育的特征 ——以第三高等学校为例	严 平	220
第四编 文物环流			247
第十六章	西魏写本《菩萨处胎经》东传及相关中日达人	町泉寿郎	249
第十七章	明初中日关系管窥 ——宋濂与日僧交往二三事	任 萍	264
第十八章	日本战国大名大友义镇的遣明船	鹿毛敏夫	277
第十九章	明代径山禅寺与日本的文化交流	陈小法	285
第二十章	《笑云瑞沂入明记》书志的研究	须田牧子	297
第二十一章	《译书汇编》与清末留日学生	张允起	308
第五编 和而不同			323
第二十二章	中国小说史的构建 ——鲁迅与盐谷温论著之比较	谢崇宁	325
第二十三章	清末留日运动与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的渊源	曹 莉	339
第二十四章	近代日本文人与中国文化 ——大正文人的上海体验	齐 珮	344
第二十五章	连结中日的世界语者长谷川照 ——国际主义女性勇敢的一生	梅田善美	354
附 录			361
	论文提要（古代）		361
	论文提要（近代）		376
	论文提要（综合）		387
后 记			399

第一编

历史足迹

- | | | |
|-----|--------------------------------|--------|
| 第一章 | 遣唐使时期的中日混血儿 | (王 勇) |
| 第二章 | 中国移民与艺人称谓
——以“外郎”“郭秃”“散乐”为例 | (山口建治) |
| 第三章 | 一山一宁出使日本经过及其影响 | (郝祥满) |
| 第四章 | 罗森与中日文化交流 | (王晓秋) |
| 第五章 | 吴朗西和饭森正芳
——近代中日知识分子交流一例 | (吴念圣) |
| 第六章 | 倭王名管窥 | (王 丽) |

第一章

遣唐使时期的中日混血儿

王勇（浙江工商大学日本文化研究所）

引 言

唐代中日混血儿因为兼具两国血统，中国人将其视为日本人而弃之不顾，几乎所有的中国人名词典均不予载录；日本人则认为他们只有一半日本血统，也很少有人去做专门研究。然而这些混血儿不仅精通双语，而且往往拥有先进的科技知识，加之生活在异文化交融的环境中，在当时的国际文化交流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本文大分为两部分，前半描述几位名垂青史的唐日混血儿的事迹，如台湾故宫博物院收藏的《明皇会棋图》，与玄宗对弈的是日本人唐僧辨正，后还俗结婚，生下秦朝庆、秦朝元二子，秦朝元 12 岁时随遣唐使回到日本，受到日本朝廷的优待，十几年后作为遣唐使判官又到长安，玄宗特予接见；秦朝元与日本第一豪门藤原氏联姻，官至图书头、主计头，孙子藤原种继则是桓武天皇的亲信。又如另一位遣唐使成员羽栗吉麻吕，与唐女结婚后生下羽栗翔、羽栗翼二子，他们大约在 16 岁前后随父回到日本，因为精通汉语而受朝廷重用，兄弟二人先后作为遣唐使官员出使中国，故地重游；兄羽栗翔滞唐不归，弟羽栗翼完成使命回国，后成为天皇侍医，并担任左京亮、内藏助等要职。

后半叙述降临在混血儿身上的悲剧。所谓“悲剧”，主要有两种情况，一是丈夫与怀孕的妻子离别回国，孩子出生后妻子盼夫不归，遂等孩子长大后越海寻亲，如吉备真备、稽文会等皆为悲剧中的男主角；二是因为政治或文化冲突，混血儿成为牺牲品，如白村江战役时被唐朝流放的赵元宝、韩智兴，海船遇难时被抛入海中的留学生高内弓的唐妻及女儿等。

全文的主旨是：混血儿在和平的国际环境下属于 Double，充当文化交流的主角；当两国关系恶化时，混血儿便成了 Half，是首当其冲的受害者。

一、“韩子”与“别倭种”

东亚文化圈所具有的诸多共同因素，既是各民族血缘交融的结果，亦推动了人种的融合。在这一过程中产生的大量混血儿，形成一道独特的风景，构成一个特殊的群体。不过，当各国民族意识趋向高涨的时期，混血儿的归属问题会变得更为复杂。文明程度、贫富差别、民族意识、男女地位等诸种要素交叉纠缠，当事者双方极易发生利益冲突，甚至酿成夺子抢女的国际纷争。

朝鲜半岛的南部，与日本九州岛隔海相望，人分马韩、辰韩、弁辰（弁韩）三种，秦人避乱多有至者，倭人亦杂处其间。大约在4世纪前后，任那在近海的弁韩（弁辰）旧地形成部落联盟，聚居此地的倭人数量众多，且双方通婚。

日本热衷于经营朝鲜半岛事务的大和时代（约4~6世纪），虽然在军事上称雄邻邦，但在文化方面尚远远落后于朝鲜诸国。这种畸形的发展，往往诱发与邻国的争端，尤其在日韩杂居的任那地区，围绕混血子女的归属权，矛盾就显得更为突出。

继体天皇二十四年（530），任那遣使赴日状告日本驻军首领毛野臣，滥用刑法，多杀无辜。《日本书纪》同年七月条记载，“日本人与任那人，频以儿息诤讼难决”，毛野臣采用残忍的“誓汤”^①判法，结果“杀吉备韩子那多利、斯布利”，使任那人与日本侨民的矛盾激化。

这种残忍的神判古法，在日本虽有其名，但实际上鲜见施用。^②毛野臣施用此法判定混血儿的归属，一方面表示其不谙国际事务，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国际婚姻引发的矛盾冲突已达到不可调解的地步。值得注意的是，《日本书纪》

① 探汤：亦称“誓汤神判”，是日本古代酷刑之一。具体做法是，让争讼双方探受于沸水中，理亏者手烂。本稿所引用之《日本书纪》、《续日本纪》、《日本三代实录》等，均据佐伯有义校订标注《增补六国史》（〔日〕朝日新闻社，1940年），以下引用不再一一标明版本。

② 查《日本书纪》，仅发现二例。一次是应神天皇九年（317），甘美内宿祢枉告其兄谋反，两人遂对质公堂，探汤以辨黑白是非；另一次是允恭天皇四年（415），贵族、土豪竞相伪造谱系，以夸示出自高门，朝廷令行盟神探汤，以定姓氏真伪。

编者在“杀吉备韩子那多利、斯布利”文后加了一条重要的注文：“大日本人娶蕃女所生，为韩子也。”意思是说，日本男子与外国（此指任那韩人）女子通婚，所生混血后代称为“韩子”。

那多利和斯布利系日韩混血儿，这类人当时被习称为“韩子”，《日本书纪》称他们为“吉备韩子”，其父当属吉备氏，两人可能是兄弟。他们被杀的原因不明，但既死于日本派遣的将军毛野臣之手，又引起当地人民的愤慨，而且成为任那使状告毛野臣的罪证，那么可以想象在日韩发生纠纷之际，这两位混血儿是站在任那一边的。

从隋唐时代开始，中日交流逐渐进入高潮，随着两国人来物往，不可避免地发生血缘交流，其结果是诞生一些中日混血儿。《日本书纪》白雉五年（645）二月条，叙述以高向玄理为押使的第三次遣唐使“取新罗道，泊于莱州；遂到于京，奉觐天子”的情况，接着引“伊吉博得言”云：

学问僧惠妙于唐死，知聪于海死，智国于海死，智宗以庚寅年付新罗船归，觉胜于唐死，义通于海死，定惠以乙丑年付刘德高等船归。妙位、法胜、学生冰连老人、高黄金总十二人，别倭种韩智兴、赵元宝，今年共使人归。

这里的韩智兴、赵元宝被称为“别倭种”，与其他的日本留学僧（生）明显区别开来，似乎身份有点特殊。《释纪秘训》将“别倭种”训作“コトヤマ トウチ”，日本古典文学大系本《日本书纪》（岩波书店）认为“所谓倭种，即外国人与日本人的混血儿”，木宫泰彦在《日华文化交流史》中说得更明白：“所谓别倭种，乃我邦留学生娶彼地女子所生之混血儿。”^①

我认为“别倭种”应该是一个专用名词，因为“倭种”在《魏志》（倭人传）中就已经出现，指称受曹魏册封的邪马台国以外的倭人，此处以“别”字标识血统，而从韩智兴、赵元宝的姓名判断当具汉人血统，所以木宫泰彦的推断是可取的。

二、唐代中日通婚之背景

如上所述，“韩子”与“别倭种”是不同时代、不同地区的历史发展的产物，但是二者之间具有超越时空的共性，即他（她）们均是民族交融的结晶，

^① 木宫泰彦《日华文化交流史》，[日]富山房，1955年，164页。

是混血后代的专用称呼。由此推论，以中国为核心的东亚文化圈的形成与扩展，从某种意义上讲，乃是各民族之间的血缘交融在文化上的体现。这是一个缓慢的渐进过程，但对文化交流而言，却是最为坚实可靠的基础工程。

日本自630年派遣第一批遣唐使，至894年停废此制，其间约260年左右，共任命遣唐使20批，4批因故中止，实际成行16批。^① 每批使团由2至4船组成，每船约百余人，累计到达中国者约有5000余人。据《延喜式》载，遣唐使内有大使、副使、判官、录事四等官员主事，知乘船事、译语、主神、医师、阴阳师、史生、射手、船师、音声长、卜部、水手长等各司其职，此外尚有人数不等的留学生（僧）和请益生（僧）随行。

在这些人员中，绝大部分随船而返，唯有留学生（僧）长期滞唐，等到下次使节入唐（平均需要等待20年时间左右）才得回国，因此他们与唐人通婚的概率也最高。从实例分析来看，入唐时的身份似乎并不重要，留居海外的时间长短才是决定性因素。

如留学渤海的高广成，与当地女性结婚，生有一男一女；随同留学生阿倍仲麻吕入唐的倭人（随从）羽栗吉麻吕，与唐人成婚生下两子；辨正虽然身为留学僧，但在唐还俗成家，生下秦朝元、秦朝庆兄弟；藤原清河位居遣唐大使，归船遇风漂到今越南一带，获救后仕唐终生，喜娘便是他与唐妻所生之女；娶唐人李自然为妻的大春日净足，入唐年次虽然无考，但推测也有长期滞唐的经历。

唐代对外开放，长安、洛阳等政治中心，扬州、明州、广州等海港都市，居住着众多外国人，他（她）们与当地汉族杂居，也就自然出现通婚现象。如陈鸿在《东城老父传》中借贾昌之口谏言：“今北胡与京师杂处，娶妻生子，长安中少年有胡心矣。”^② 又如《资治通鉴》（卷232）贞元三年（787）条记载：

李泌知胡客留长安久者，或四十余年，皆有妻子，买田宅，举质取利，安居不欲归。命检括胡客有田宅者，停其给，凡得四千人。将停其给，胡客皆诣政府诉之。泌曰：“此皆从来宰相之过，岂有外国朝贡使者，留京师数十年不听归乎？今当假道于回纥，或自海道各遣归国。有不愿归，当于鸿胪自陈，授以职位，给俸禄，为唐臣。人生当乘时展用，岂

① 遣唐使的次数历来有多种说法，国内比较流行的是18次或19次，实际上有20次。详见王勇著《日本文化——模仿与创新的轨迹》，高教出版社，2001年，192~198页。

② 引自《太平广记》卷485。向达著《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三联书店，1957年）推测事在“元和中叶”。

可终身客死邪？”于是胡客无一人愿归者，泌皆分隶神策两军，王子使者为散兵马使或押牙，余皆为卒，禁旅益壮。鸿胪所给胡客才十余人，岁省度支钱五十万缗，市人皆喜。

唐朝政府虽然严禁商人、僧侣私自出境（如玄奘、鉴真等均属偷渡出境），但对国际婚姻持颇为开放、宽容的态度。《唐会要》（卷100）中有一条太宗于贞观二年（628）六月十六日发布的诏令：“敕诸蕃使人所娶得汉妇女为妾者，并不得将还蕃。”意思是外国使臣可以娶汉人为妻妾，但不允许带她们出境。

来到唐朝的日本遣唐使成员，与唐人结婚的史事散见于中日两国的相关文献，除了上面提到的事例之外，再如在中日文化交流史上常与鉴真相提并论的阿倍仲麻吕（唐名“朝衡”，一作“晁衡”），作为中日友好的象征而广为人知，他从17岁入唐至73岁去世，在中国生活了50余年。然而史书一字未提他的婚姻问题，我们从储光仪、王维的诗，并结合《续日本纪》的相关记载，断定他与唐人结婚并有子女；^①与圆仁同时入唐的圆载，在天台山等地留学亦达50余年，会昌年间还俗结婚并生儿育女。^②

唐代中日民族之间不仅通婚，来华的日本人还把妻子、儿女带回本国。比较典型的例子是838年入唐的遣唐使判官藤原贞敏。据《日本三代实录》记载，藤原贞敏在上都（长安）与琵琶师刘二郎邂逅，以黄金200两入门学习数月，习得妙曲并获赠曲谱数十卷，后与精通琵琶、古筝的刘二郎之女刘娘结婚，回到日本后成为琵琶宗师。他从中国带回的紫檀琵琶，现在依然保存在奈良的正仓院中，刘娘则被奉为日本秦筝之祖（圆括号内为补字，方括号内为考注）：^③

① 拙稿《唐女を娶った留学生——阿倍仲麻吕列伝——》，载《アジア遊学》第43号，[日]勉誠出版，2002年。王维《送秘书晁监还日本国序》云：“必齐之姜，不归娶于高国。”引用“齐姜”和“高国”两个典故，赞杨朝衡娶唐朝女子为妻，不归日本成婚。

② 武帝于会昌年间灭佛，僧侣大多被迫还俗，时在天台山国清寺留学僧的圆载也不能幸免，在新昌一带娶妻生子营生。唐大中七年（853），同门圆珍入唐，在国清寺与圆载相见，得知圆载还俗等事，在《行历钞》中说他有“犯尼之事”、“久在剡县，养妻苏田，养蚕养儿”，日记中多次骂他为“贼”、“乡贼”、“鬼贼”。

③ 藤原贞敏从唐带回的《琵琶谱》现存日本，卷末有藤原贞敏的跋记（方括号内原为双行夹注）：“大唐开成三年戊辰八月七日壬辰，日本国使作牒状付勾当官银青光禄大夫檢校太子庶事王文真，奉扬州觀察府请琵琶博士。同年九月七日壬辰，依牒状送博士州衙前第一部廉承武[字廉一郎，生年八十五]，则扬州开元寺北水馆而传习弄调子。同月廿九日学业既了，于是博士承武送谱，仍记耳。开成三年九月廿九日判官藤原贞敏记。”据此，学习地点在扬州，师傅名叫廉承武。

贞观九年十月四日从五位下行扫部头藤原朝臣贞敏卒
岁六十七，参议浜成彦、刑部卿继彦子也。贞敏好学鼓琴，尤（善）弹比巴。承和二年月日兼遣
唐使判官，五年到大唐，逢能弹比巴者^{刘二郎}，贞敏赠砂金二百两，刘二郎
曰：“礼贵往生〔衍字〕来，请欲相传。”即授两三曲，二三月间尽妙曲
乎。刘二郎赠谱数十卷，因问曰：“君师〔疑脱“何”字〕人？素学妙曲
乎？”贞敏答曰：“是我累代之家风也，更无他师。”刘二郎又曰：“于戏！
昔闻谢镇西，此人乎？仆有一小女，愿令荐枕席。”贞敏答曰：“一言斯
重，千金还轻。”既而成婚礼。刘娘尤善琴箏，贞敏习得新声数曲。明年
聘礼既毕，解纆归乡。临别，刘二郎设祖筵，赠紫檀紫藤比巴各一面。是
岁大唐大中元年，本朝承和六年也。

唐代中日之间的通婚并非单行轨道，日本人来华娶妻虽是主流，但也有
唐人赴日成婚的。天平七年（735）移居日本的袁晋卿，《续日本纪》（卷三
十五）宝龟九年（778）十二月十八日条，说他“时年十八九，学得《文
选》、《尔雅》音，为大学音博士”，其后结婚（妻子当为日本人），至少有
9子1女。9子分别与日本人通婚，女儿则与天平宝字四年（760）奉使
来日的袁常照结婚。《日本后纪》（卷13）延历二十四年（805）十一月十
九日条云：

左京人正七位下净村宿祢源言：父赐绿袁常照，以去天平宝字四年
奉使入朝。幸沐恩渥，遂为皇民。其后不幸，永背圣世。源等早为孤
露，无无复所恃。外祖父故从五位上净村宿祢晋卿养而为子，依去延历
十八年三月廿二日格，首露已讫。倘有天恩，无追位记，自天佑之，欣
幸何言。但赐姓正物，国之征章，伏请改姓名，为春科宿祢道直。
许之。

如果净村宿祢源的母亲是袁晋卿与日本人女子所生，那他身上有四分之一
的日本血统，也可算作混血儿。其父袁常照早逝，外祖父过世不久（倘若在
世，则已88岁），因此上表请求承袭外祖父的位阶，朝廷许之，说明对混血
后代颇多眷顾。

国际婚姻的结果是产生一批混血儿，唐代中日之间的通婚也造就了一个混
血儿群体。有趣的是，留在唐朝的混血儿几乎销声匿迹，而回到日本的却大多
名垂青史。

三、时代的幸运儿

有唐一代，中日关系密切，文化交流频繁，唐日混血儿可谓生逢其时，时代为他（她）们提供了施展宏图的舞台。

台湾故宫博物院收藏的《明皇会棋图》，其典故鲜为人知。经考证，图中与玄宗对弈的是日本人唐僧辨正，后还俗结婚，生下秦朝庆、秦朝元二子。^①秦朝元 12 岁时随遣唐使回到日本，受到日本朝廷的优待，十几年后作为遣唐使判官又至长安，玄宗特予接见；秦朝元与日本第一豪门藤原氏联姻，官至图书头、主计头，孙子藤原种继则是桓武天皇的亲信。

秦朝元略年表

时间	事迹	年龄
养老二年（718）	十月，随第九次达到日本。	12 岁
养老三年（719）	四月，赐姓“忌寸”。	13 岁
养老五年（721）	正月，因医术而受朝廷优赏，时六位下。	14 岁
天平二年（730）	三月，为传授汉语，敕准招弟子二名。	24 岁
天平三年（731）	正月，从正六位上升至外从五位下。	25 岁
天平四年（732）	八月，出任第十次入唐判官。	26 岁
天平五年（733）	八月，遣唐使船漂至苏州沿岸。	27 岁
天平六年（734）	四月，随大使进洛阳，谒见玄宗时，因父亲（辨正）之故而受优赏。十一月，踏上归途。	28 岁
天平七年（735）	四月，进外从五位上。	29 岁
天平九年（737）	十二月，任图书头。	31 岁
天平十八年（746）	正月，太上天皇命咏和歌，无法应命而献麝香以免。三月，任主计头。	40 岁

另一位遣唐使成员羽栗吉麻吕（阿倍仲麻吕随从），与唐女结婚后生下羽栗翔、羽栗翼二子，兄弟二人大约 16 岁前后随父回到日本，因为精通汉语而受朝廷重用，先后作为遣唐使官员出使中国。羽栗翔滞唐不归，从此音信杳然；羽栗翼回国后成为天皇侍医，并担任左京亮、内藏助等要职。^②

① 辨正的事迹，参照王勇《望乡的还俗僧——关于辨正法师的在唐经历》，载《中日文化集刊》第一集，杭州大学出版社，1999 年。

② 羽栗兄弟的事迹，详见王勇《遣唐使与混血儿》，载王勇、中西进主编《中日文化交流史大系 10 人物卷》，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 年，188～209 页。

羽栗翼略年表

时间	事迹	年龄
养老三年（719）	是年，出生于长安。	1岁
天平六年（734）	是年，随父回到日本。	16岁
？	出家为僧，旋因学业优秀奉敕还俗，开始踏上仕途。	17~56岁
宝龟六年（775）	是年，入选遣唐使，任录事，后升准判官。	57岁
宝龟七年（776）	三月，任大外记兼敕旨大丞。八月，赐“臣”姓，时外从五位下。	58岁
宝龟十一年（780）	是年，向朝廷献呈自唐携归的《五纪历》，建议改用新历；奉敕赴大坂制“朴消”（中药）。	62岁
延历元年（782）	是年，任丹波介。	64岁
延历五年（786）	是年，因精通《本草》，擢升内药正兼侍医。	67岁
延历七年（788）	是年，拜左京亮。	69岁
延历八年（789）	是年，任内藏助，兼敕旨所助。	70岁
延历十七年（798）	五月，卒。时正五位上。	

此外，遣唐大使藤原清河与唐女所生的女儿喜娘，回到日本后将住宅捐给鉴真创建的唐招提寺，亦属鲜为人知的史事。前面提到唐人袁晋卿在日本生有9子，他们的境况又如何呢？

袁晋卿于宝龟九年（778）任掌管“蕃客辞见、燕飧送迎及在京夷狄、监当馆舍”（《职员令》玄蕃寮）的玄蕃头，并赐姓“清村宿祢”，甚至荣任过学术地位最为显赫的大学头。9子大多在朝廷任官，唯末子净村宿祢净丰继承父亲文才，当过亲王之文学，授予正六位上；其弟子藤真川请空海于弘仁七年（816）代笔举荐恩师，即空海《性灵集》（卷四）收录的《为藤真川举净丰启》：

真川等启：昧金照面，必待莹拂；童蒙开眼，定因师训。然则恩之重者，师德为最。如今故中务卿亲王之文学、正六位上净村宿祢净丰者，故从五位上勳十一等晋卿之第九男也。父晋卿遥慕圣风，远辞本族；诵两京之音韵，改三吴之讹响；口吐唐言，发挥婴学之耳目。遂乃位登五品，职践州牧。男息九人，任中而生。弘、秀两人，则任经中外，俸食判官，并皆降年短促，不幸而殒。最第一身，孑然孤留，是则真川等受业之先生也。文雅陶心，廉贞养素。去延历中，沐天恩于骏州录事，次迁亲王文学。忽遇罹时变，进仕途穷。今悦赖震宫之大造，朝参暮谒；年岁推移，欣厚过望。还叹薄命徒老，原宪之室，柴炭如金；孔伋之家，米莱似玉。既而风朝月夕，与饥蟬而绕悲；雪夜霜晨，将旅雁以多叹。至如冒雨涉泥，藜杖为马；戴星归舍，蔬食支命。充庭黄口，无粒啄拾；巢里寒妇，

珠泣向隅。每尚一忠于百君，还悲五尺之无容。悲哉！春雨荣林，新栽无蕊；秋风茂野，孤干未实。真川等润训有年，酬德无日；无势无力，空竭肝胆。伏惟相国阁下，帝宠伊霍，济物为心；天假仁慈，博爱是务。飞沉生其一晒，荣悴因其咳唾。伏愿贷恩波于涸鳞，赐德花乎穷翼。则汉语易咏，吴音谁难。敢抽愚款，烦黜簪珪。谨奉启不宣谨启。弘仁七年十二月廿七日。

这份启文虽然语气苍凉，但这是相对于唐日混血儿的期待值而言的。“亲王之文学、正六位上”是个很显赫的地位，只不过亲王“忽遇罹时变”而感到“进仕途穷”，藤真川想通过空海的生花妙笔，为恩师谋取与混血儿身份相符的地位罢了。

追踪日本的唐日混血儿之事迹，发现他（她）们大多仅仅因为带有唐人血统，或者仅仅因为能说汉语而倍受尊敬，得到重用。比如，秦朝元回到日本18年，虽然跻身显贵之列，但竟然不会吟咏和歌，表明汉语地位非常崇高。

从唐日混血儿的任官经历统计，他（她）们的语言才能、国际背景、专业知识等受到重视，因而多出任音博士、外交官、侍医以及图书管理、经贸官员等等，可谓物尽其用、人尽其才。

四、混血儿哀话

回顾唐代中日混血儿的历史，发现他（她）们的经历并非都是喜剧，一些悲剧会突如其来地降临在混血儿身上。前面提到的“别倭种”韩智兴、赵元宝，他们随遣唐使来到长安，参加了皇帝的接见仪式。当时正值唐朝用兵朝鲜半岛，即唐与新罗联手，百济与倭结盟，两方四国发生军事冲突。

据《日本书纪》记载，唐朝发现遣唐使窃取了军事情报，遂将一行扣留起来。此时，遣唐使采取丢卒保车的策略，将罪状全部推给两位混血儿——韩智兴和赵元宝，结果两人被判流放3000里。韩智兴的随从（倭人）回到日本后向朝廷申诉，遣唐使官员因而受到惩罚。这也说明韩智兴和赵元宝是被陷害的。《日本书纪》（卷26）齐明天皇七年（661）五月二十三日条引《伊吉连博得书》：

又为智兴倭人东汉草直足岛所谗，使人等不蒙宠命。使人等怨彻于上天之神，震死足岛。时人称曰：“大倭天报之近。”

在此前后，另一位留学僧智藏来到江南学习三论宗，他是吴人福亮赴日后

与熊凝氏联姻所生，由于通解方言、学业优秀，加之当时唐日对抗的国际背景，一起赴唐留学的日本人视其为眼中钉，计划把他暗杀。智藏觉察后假扮疯子，晚上抄写经书不误学习，白天把经书藏入密封的木筒里，扛在肩头在风雨中奔跑，终于逃过一劫。直到回国后殿试时，才敢露出真相，天皇任命他为僧官中阶位最高的僧正，佛教界尊他为日本三论宗第二祖。^① 兹引录《怀风藻》所载智藏传记如下：

智藏师者，俗姓禾田氏。淡海帝世，遣学唐国。时吴越之间，有高学尼。法师就尼受业，六七年中，学业颖秀。同伴僧等颇有忌害之心。法师察之，计全躯之方。遂被发阳狂，奔荡道路。密写三藏要义，盛以木筒，着漆密封，负担游行。同伴轻蔑，以为鬼狂，遂不为害。太后天皇世，师向本朝。同伴登陆，曝凉经书，法师开襟对风曰：“我亦曝凉经典之奥义。”众皆嗤笑，以为妖言。临于试业，升座敷演。辞义峻远，音词雅丽；论虽蜂起，应对如流，皆屈服莫不惊骇。帝嘉之，拜僧正。时岁七十三。

混血儿的不幸，并非全部来自于政治，还有一些其他的原因。如船在海上遇到风暴，按照当时的习俗，要把最珍贵的物品投入大海，以息龙神之怒。道昭曾把玄奘给他的能治百病的铁锅投入海中，鉴真和尚东渡时也差点把昂贵的香木抛入海中。如果物品无法让龙神息怒，那就要用人来活祭，在东亚的历史上多次发生这样的惨剧。

8世纪中叶，一艘日本船载着留学生高内弓一家从渤海回国，途中不幸遇到巨大风浪，日本船头板振镰束便把搭船赴日的唐人优婆塞、高内弓的唐妻、女儿及乳母抛入海中。《续日本纪》（卷24）天平宝字七年（763）十月六日条记载了这件惨案：

左兵卫正七位下板振镰束至自渤海，以擲人于海，勘当下狱。……初王新福之归本蕃也。驾船烂脆，送使判官平群虫麻吕等虑其不完，申官求留。于是，史生已上皆停其行，以修理船。使镰束便为船师，送新福等发遣。事毕归日，我学生高内弓、其妻高氏及男广成、绿儿一人、乳母一人，并入唐学问僧戒融、优婆塞一人，转自渤海相随归朝。海中遭风，所向迷方，舵师、水手为波所没。于时，镰束议曰：“异方妇女今在船上，又此优婆塞异于众人，一食数粒，经日不饥。风漂之灾未必不由此也。”

^① 关于智藏的事迹，请参照王勇《吴越に留学した智藏》，载《中日文化论丛—1995》，杭州大学出版社，1996年。